

地缘竞合视角下非洲 粮食安全治理与中非合作^{*}

徐佳利 张利利

内容提要 本文从地缘竞合的视角，全面分析了非洲粮食安全治理的现状、挑战及其在全球粮食安全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非洲作为全球粮食安全形势最为严峻的地区，其粮食安全问题不仅关乎地区发展，更成为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领域。本文探讨了非洲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中的多重角色，指出非洲既是治理的重点对象，也是推动全球粮食体系转型的关键力量。文章梳理了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的历史脉络与现状，强调中国在非洲粮食安全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分析了当前中非粮食安全合作面临的新挑战，包括外部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非洲自身粮食安全治理能力的不足，以及合作模式的优化需求。为应对这些挑战，本文提出多项优化路径，包括推动大国在非洲粮食安全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深化中非团结、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提升合作针对性和创新合作模式。这些路径旨在为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为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贡献中非智慧与力量。

关键词 地缘竞合 非洲粮食安全治理 中非粮食安全合作 粮食援助

作者简介 徐佳利，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员（北京100125）；张利利，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副研究员（北京100125）。

粮食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兼具安全和发展属性。作为一项以战略资源为核心的非传统安全议题，它直接影响地区稳定、国家安定和个人生存，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传统安全风险与全球治理研究”（24&ZD296）的阶段性成果。

同时又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与经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性密切相关。^① 随着全球粮食安全形势持续恶化，粮食地缘竞合对国际政治走向的影响日益凸显，粮食安全治理已成为地缘政治经济博弈的关键因素之一。^② 非洲是全球粮食安全状况最为脆弱的地区，长期面临粮食短缺、营养不良和农业生产能力低下等严峻挑战，因此粮食安全成为非洲国家高度关注的发展议题。在此背景下，非洲也是各大国争夺全球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关键地区，粮食安全合作为大国在非洲扩展影响力提供了有力抓手。例如，美国的“喂养未来计划”（Feed the Future, FTF）和欧盟的《对非洲全面战略》（Towards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with Africa）均致力于提升非洲地区的粮食生产能力和粮食危机应对能力。可以预见，世界主要大国在非洲的粮食竞合关系必将影响全球粮食地缘竞合的发展演进。^③ 非洲不仅是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受益方，更是推动全球粮食体系转型的重要参与方。^④ 鉴于非洲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中的多重角色，各大国在非洲的粮食地缘安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等领域既竞争又合作。在当前的世界粮食地缘格局中，非洲粮食安全治理逐渐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环节，对大国间粮食安全竞合关系及地缘政治经济互动产生深远影响。

2024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的定位为中非合作开创新局面，尤其在粮食安全治理方面，双方迎来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但也面临新的挑战。基于此，本文将从粮食地缘竞合的视角出发，系统分析非洲粮食安全治理问题，探讨大国粮食地缘竞合格局变化对非洲粮食安全议题的影响，并研究在此背景下中非粮食安全治理合作的优化策略。

地缘竞合与粮食安全

地缘竞合是指国家或地区在资源、市场、技术、安全等领域既存在竞争又存在合作的复杂互动关系。这种关系超越了单一的竞争或合作模式，体现了在全球

① 张帅：《全球发展倡议下的中国对外粮食安全合作》，《国际问题研究》2022 年第 4 期，第 118 页。

② 徐佳利、周太东：《全球粮食危机与中国应对策略》，《国际经济合作》2024 年第 2 期，第 32—35 页。

③ 张蛟龙：《拜登政府对非粮食安全合作》，《现代国际关系》2024 年第 3 期，第 44—60 页。

④ 安春英：《非洲粮食安全困局及其治理》，《当代世界》2023 年第 2 期，第 49—54 页。

化背景下国家间相互依存与相互竞争的双重特性。^① 地缘竞合具有以下主要特征：一是博弈的多维性。地缘竞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多个维度，各维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构成复杂的国际关系网络。二是关系的动态性。地缘竞合中的关系状态并非固定不变，在竞合过程中，国家行为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往往难以预测，可能导致合作与竞争之间的转换。三是策略的导向性。地缘竞合是国家或地区为实现自身利益和目标而采取的策略选择，各方会根据自身实力、资源和需求，制定相应的地缘竞合战略并灵活调整，以在行动中取得优势。四是国家间的依存性。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地缘竞争与合作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任何一方的行动都会对另一方产生影响。^②

粮食地缘竞合是指国家或地区在粮食生产、供应链、市场控制以及技术主导权等方面开展的竞争与合作。随着全球人口增长、气候变化加剧和资源限制趋紧，粮食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在粮食领域的地缘竞合不断升级。^③ 在此过程中，国家既通过竞争性手段（如垄断粮食资源、控制粮食价格）寻求战略优势，也利用合作性机制（如签订粮食安全协议、开展粮食技术合作）维持全球粮食体系的稳定。这种粮食地缘竞合不仅受国家利益驱动，还受全球环境、国际关系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因此，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必须权衡这些外部因素，以实现竞争与合作的动态平衡，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持续发展。^④

全球粮食地缘竞合中非洲的地位与作用

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格局演变的影响不断加深，其对国家安全的积极作用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各国开始频繁运用非传统安全手段来实现传统安全目标，从而拓展国家安全政策的应用空间。^⑤ 在众多非传统安全议题中，粮食安全最具代表性。在全球粮食危机扩散的背景下，粮食相关的地缘安全问题愈加突

①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 黄卫平、刘一姣：《竞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一种新格局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41—47页。

② 王帆：《中美竞争性相互依存关系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3期，第25—32页。

③ 于宏源、李坤海：《粮食安全的全球治理与中国参与》，《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6期，第83—93页。

④ 徐佳利：《澜湄粮食安全治理：主体动因、复合困境与优化进路》，《世界农业》2024年第7期，第33—44页。

⑤ 傅小强、韩立群：《非传统安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趋势研究》，《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2期，第88—103页。

出，逐渐成为国际安全的重要关注点。与此同时，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以及以非洲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崛起，使非洲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①因此，非洲在粮食地缘竞合中的影响力持续增强。

第一，非洲是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重点地区。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非洲是全球粮食不安全程度最高、覆盖范围最广的大陆，在全球 45 个需要粮食援助的国家中，33 个位于非洲。^②《2024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2023 年全球约有 23.3 亿人处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其中超过 8.64 亿人处于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而非洲的情况尤为严峻，58% 的非洲人口处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几乎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③撒哈拉以南非洲，特别是东部非洲和中部非洲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更为突出，远高于全球粮食不安全发生率的平均水平（详见表 1）。非洲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持续处于历史高位，这反映出非洲粮食安全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艰巨性和长期性。^④

表 1 2019—2023 年世界、非洲和非洲次区域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

区域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世界	9.1	10.6	11.1	10.8	10.7
非洲	19.1	20.7	21.6	21.7	21.6
北部非洲	8.7	9.5	11.2	12.0	11.9
撒哈拉以南非洲	21.4	23.3	24.0	23.8	23.8
东部非洲	23.6	26.3	26.7	25.8	24.2
中部非洲	—	35.6	37.1	37.8	38.0
南部非洲	9.2	11.0	11.0	10.9	10.9
西部非洲	14.5	16.4	17.1	18.8	18.8

资料来源：2024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SOFI)*, FAO, <https://www.fao.org/new-york/events/detail/special-event-on-the-state-of-food-security-and-nutrition-in-the-world-2024/en>, accessed September 10, 2024

第二，就粮食地缘政治来看，非洲大陆在粮食安全领域逐渐形成了统一立场和共同需求。这种共识的达成，不仅反映了非洲国家应对粮食安全挑战的紧迫

① 马汉智：《对华竞争背景下拜登政府对非洲的经济战略》，《当代美国评论》2024 年第 2 期，第 107 页。

② FAO, *Crop Prospects and Food Situation*, March 2024, <https://openknowledge.fao.org/items/986e4c5d-ba68-4757-9cf5-05363c2c929e>, accessed July 10, 2024.

③ 2024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SOFI)*, FAO, <https://www.fao.org/new-york/events/detail/special-event-on-the-state-of-food-security-and-nutrition-in-the-world-2024/en>, accessed July 10, 2024.

④ 张梦颖：《俄乌冲突背景下非洲粮食安全的困境》，《西亚非洲》2022 年第 4 期，第 53 页。

性，也展现了它们在全球粮食地缘政治中的团结力和影响力。^①多年来，非洲面临气候变化、地区冲突、人口增长以及资源分配不均等多重粮食安全风险。这些普遍存在的挑战使非洲国家认识到，单靠个别国家的力量难以有效应对，因此区域治理成为提高非洲粮食安全水平的有效路径。通过非洲联盟及其他区域组织的积极努力，非洲国家在粮食安全政策上的协调性不断增强，力求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统一声音。尤其是《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CAADP）和《2063年议程》的启动实施，标志着非洲国家在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领域达成深度共识。这不仅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政策框架，还促进了区域间资源共享和技术合作，巩固了非洲国家在粮食问题上的共同立场。^②通过这种方式，非洲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中提升话语权和影响力。此外，基于这一共同立场，非洲国家积极参与粮食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和议程设置，提高了非洲议题的国际可见度，推动全球行动更好地符合非洲的粮食安全利益和需求。

第三，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改革方面，非洲持续推动粮食正义，并致力于增强自身粮食生产能力。非洲虽然拥有广袤耕地、人口红利等丰富农业资源，但是诸多国家的粮食生产仍受限于技术落后、基础设施薄弱、气候变化等因素。同时，国际粮食市场结构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了非洲的粮食安全困境。非洲国家在国际粮食市场中常常处于被动接受价格和规则的地位，面对不稳定的粮价和不公平的国际贸易规则，难以有效保障粮食安全。为此，非洲国家依托《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等区域性政策框架，反复强调粮食正义，呼吁全球粮食治理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推动更公平的资源分配和贸易规则调整。虽然粮食援助在非洲粮食安全战略中至关重要，但长期过度依赖外部援助削弱了非洲国家的粮食自给能力。为改变这种局面，第36届非盟峰会提出将短期援助与长期能力建设相结合的策略，通过技术转移和知识分享提升非洲本土粮食生产能力。这些努力不仅反映了非洲粮食安全需求的紧迫性，也显示出非洲是推动全球粮食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力量。^③

① 唐丽霞、赵文杰、李小云：《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农业合作的新发展与新挑战》，《西亚非洲》2020年第5期，第3—20页。

② 袁晓慧：《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农业合作回顾与展望》，《国际经济合作》2022年第6期，第10—11页。

③ 36th AU Summit, <https://static.au.int/en/blockdatas/36th-au-summit/36th-au-summit>, accessed August 1, 2024.

粮食地缘竞合中非洲议题及走向

随着世界粮食危机持续蔓延并产生广泛影响，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议题再次受到高度关注，非洲粮食安全治理的内涵、广度和关联度也不断拓展。在大国粮食地缘博弈中，非洲粮食安全议题的重要性迅速提升，逐渐成为主要大国制定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战略、粮食经济战略和软实力战略的重要焦点。这一转变不仅凸显了非洲在全球粮食安全体系中的关键地位，也进一步彰显了非洲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的重要作用。^①

第一，对非开展粮食援助已成为主要大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重要选项。非洲是当今全球粮食危机的重灾区，向非洲提供粮食援助已成为大国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无法回避的议题。2020 年，欧盟通过《对非洲全面战略》，将农业和粮食安全作为重点事项，明确指出欧盟和非洲国家将共同致力于增强农业系统和食品供应链韧性，提升粮食安全水平。^② 近年来，欧盟逐步加大对非洲的人道主义粮食援助力度。2023 年，欧盟宣布提供约 3.3 亿欧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应对非洲日益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并通过加强欧非农业合作伙伴关系和提供农业技术援助，提升非洲粮食生产能力。美国作为全球农业强国与粮食供应大国，长期将粮食援助作为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重要工具。“喂养未来计划”是美国对非洲粮食援助的主要支柱。该计划始于奥巴马政府应对 2008—2009 年世界粮食危机，一直延续至今。随着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日益加剧，2021 年 9 月美国政府承诺在未来 5 年内向该计划投资 50 亿美元，以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并建立可持续、具有韧性的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此外，美国还将计划将受援国由 12 个增至 20 个，其中非洲国家占 16 个。^③ 俄罗斯也在扩大对非粮食援助力度。2023 年 7 月，普京总统在第二届俄非峰会上表示，俄罗斯是非洲稳定且负责任的粮食供应方，可以代替乌克兰，逐渐扩大对非洲国家的农产品供应。^④ 整体来看，粮食援助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国扩大对非影响力，实现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重要选项，这些行动中也暗含着大国地缘竞争的政治色彩。

① 姚桂梅：《新冠肺炎疫情下非洲地区形势特点与中非合作展望》，《当代世界》2022 年第 5 期，第 55—60 页。

② “Towards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with Africa,” EU, https://knowledge4policy.ec.europa.eu/publication/towards-comprehensive-strategy-africa_en, accessed August 5, 2024.

③ USAID, *Final FY 2022 Global Food Security Strategy (GFSS) Implementation Report*, 2023, p. 2.

④ Россия поставила 200 тысяч тонн зерна в шесть беднейших стран Африки, <https://profile.ru/news/economy/rossiya-postavila-200-tysyach-tonn-zerna-v-shest-bednejshih-stran-afriki-1456304/>, accessed August 5, 2024.

第二，三方合作模式成为非洲粮食安全治理的新趋向。三方合作指传统援助国和多边国际组织通过提供资金、培训、管理和技术等形式推动南南倡议的新型合作模式，即由发达国家或国际组织支持或援助两个及以上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① 在全球粮食安全挑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三方合作逐步成为推进非洲粮食安全治理的新兴方式。三方合作的核心在于充分发挥各参与方的比较优势，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与利用，进而提升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一方面，这种模式在农业知识分享与经验交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与尼日利亚政府共同实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项目，通过定期举办技术交流会和经验分享研讨会，提升了尼日利亚在农业技术和粮食供应链管理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三方合作模式为非洲国家农业技术人才培养提供了有效平台。以中国—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乌干达南南合作项目为例，该项目由中国政府、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乌干达政府联合实施，派遣中国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赴乌干达开展农业技术示范推广和培训，帮助培养当地农业技术人才。同时，通过“培训培训者”（TOT）方式，组织包括部长、副部长在内的高级官员和专家代表团访华，实地考察中国农业的成功实践与发展成就。这种双向交流不仅加深了双方的理解与互信，还为项目实施中的政策支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通过技术引入与人才培养，该项目有效提升了乌干达的农业生产能力，增强了粮食安全水平。^②

第三，非洲粮食地缘竞合加剧了南南粮食安全合作的复杂性。一方面，非洲国家间在粮食安全方面的具体诉求存在显著差异，这增加了合作难度。例如，南非和埃及等国拥有相对先进的农业技术和丰富资源，能够推动粮食贸易和技术交流，而乍得和尼日尔等资源匮乏国家则更需要紧急粮食援助。这种需求差异导致各国优先事项不同，增加了协调难度，从而影响合作成效。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干扰也是南南粮食安全合作复杂化的重要因素。西方国家援助通常附带政治条件，如要求接受特定农业技术标准或市场准入条件，这可能影响非洲国家的粮食生产能力和市场发展。^③ 此外，西方国家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对非洲粮食安全构成较大压力。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如农业补贴和关税壁垒，可能对非洲国家的粮食供应和价格稳定产生负面影响。这些内部差异与外部干扰的共同作

① 徐佳利、梁晓君：《联合国南南合作创新：结构、理念和模式》，《区域与全球发展》2019年第4期，第46页。

② 《南南合作的成功实践——以FAO—中国—乌干达南南合作为例》，中国经济网，http://tuopin.ce.cn/news/202207/12/t20220712_37859737.shtml，访问日期：2024年8月10日。

③ 高道明、田志宏：《美国对外粮食援助政策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06—113页。

用，进一步加剧了南南粮食安全合作的复杂性与挑战性。

粮食地缘竞合下的中非粮食安全合作趋势

近年来，中非合作领域不断深化，其中粮食安全合作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未来双方将更加注重提升粮食安全合作的质量与效率，推动其更高效、更可持续地发展。

（一）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现状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艰辛的奋斗历程和共同的发展梦想。^① 中非粮食安全合作起步较早，并取得丰硕成果。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便开始向非洲提供粮食援助。1955 年万隆会议后，中国陆续同非洲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同时启动一系列无偿援助项目，包括粮食援助。^② 1959 年，中国向几内亚提供粮食援助，标志着中非粮食安全合作正式开始。60 多年来，中国为非洲国家培训了大批农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员，实施了众多粮食生产技术试验示范项目，派遣了大量粮农技术专家，极大地提高了非洲国家的粮食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水平，也为发展中国家更广泛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树立了标杆。^③

在战略和政策对接层面，中国同非洲国家有共同利益，双方一致认同在多边机制下加强协作，共同应对全球粮食安全挑战。习近平主席在近四届中非合作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均强调推进非洲粮食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从 2015 年的“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计划”到 2018 年的“产业促进行动”，再到 2021 年的“减贫惠农工程”和 2024 年的“兴农惠民伙伴行动”，这些举措都将帮助非洲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作为中非合作的重点内容。2015 年，非盟发布《2063 年议程》，将保障粮食安全、提升农业及其附加值、发展农业企业列为优先领域。^④ 随后，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通过的行动计划将《2063 年议程》纳入双方合作

① 王毅：《谱写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求是》2024 年第 18 期。

② Piet Konings, “China and Africa Building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Journal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Vol. 23, No. 23, 2007, pp. 341–367.

③ 《历数中非交往中的“第一次”》（对非援助篇），人民网，2015 年 12 月 2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1202/c1002-27882380.html>，访问日期：2024 年 8 月 12 日。

④ “Goals & Priority Areas of Agenda 2063,” African Union, <https://au.int/agenda2063/goals>, accessed August 12, 2024.

框架，确立了发挥双方比较优势、推动互利合作提质增效的愿景。^①

截至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已覆盖非洲大陆 52 个国家，并同非盟《2063 年议程》深度对接，在人道主义粮食应急援助、农产品贸易、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取得较大进展。2021 年，中非双方联合发布的《中非合作 2035 年愿景》强调重点关注粮食安全，“中国支持非洲发展现代农业，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提高农产品、食品安全水平和附加值。”^② 2023 年，中国发布《中国助力非洲农业现代化计划》，将保障非洲粮食安全列为重点章节，强调帮助非洲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和自主可持续发展，并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紧急人道主义粮食援助。^③ 中非政策对接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双方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中持有共同立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一直在国际舞台上为非洲仗义执言，积极维护非洲国家的主权、发展和安全利益。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34 次会议上，中国代表 140 个国家发布题为《促进和保护人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并推动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的决议，^④ 从而提升了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的粮食权益。

在机制建设与沟通层面，中非高度重视信息互动与经验共享。近年来，双方对话渠道日益多元，先后建立了中非农业合作论坛、中非农业合作研讨会、中非稻米价值链合作研讨会等多个对话机制，持续深化粮食安全治理的政策沟通与行动协调。^⑤ 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的机制化发展还体现在双方日益重视联合机构的设立，包括中非热带农业科技创新联盟、中非现代热带农业联合研究中心、中非绿色农业发展研究中心、中非农业科研机构“10 + 10”合作机制等 20 多个联合机构，为提升非洲粮食安全水平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2022 年，中国组建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进一步提升了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的机制化水平。截至 2024

①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zyxw/201512/t20151210_336013.shtml，访问日期：2024 年 8 月 22 日。

② 《中非合作 2035 年愿景》，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网站，http://www.cidca.gov.cn/2021-12/09/c_1211480567.htm，访问日期：2024 年 8 月 22 日。

③ 《中国助力非洲农业现代化计划》，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m.mofcom.gov.cn/article/zwjg/zwxxw/zwxxxyf/202308/20230803435933.shtml>，访问日期：2024 年 8 月 22 日。

④ 安春英：《中非粮食安全共同体的应然逻辑与实践路径》，《中国非洲学刊》2022 第 3 期，第 42 页。

⑤ 高贵现、郭玲霞、秦路：《非洲国家粮食安全韧性建设：中国贡献和未来发展》，《世界农业》2024 年第 6 期，第 15—26 页。

年 8 月，已有 33 个非洲国家加入该机制，为推进粮食安全治理作出积极贡献。^①概言之，机制建设不断完善使中非粮食安全合作政策更具可持续性，行动更加务实高效。

在项目实施层面，截至 2024 年，中国与 23 个非洲国家及地区组织建立农业合作机制，签署了 72 项多边农业合作文件。^②通过实施粮食安全能力建设项目、成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和分享知识，中国为非洲应对粮食危机提供了重要支持。在技术惠农方面，中国同非洲积极分享粮食生产相关技术，助力非洲国家提升粮食安全水平。^③自 2012 年以来，中国向非洲 11 个国家派遣了 45 组、432 人次的农业专家，培训了非洲当地学员 7 万余人次，传授粮食生产技术近千项。通过推动粮农技术合作项目落地，中国在非洲建成 24 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④为非洲的粮食生产从业者提供实用的技术培训和经验，巩固了粮食安全援外成效。智慧农业已成为中非粮农合作项目的热门领域。以北斗导航系统为核心的无人机技术已广泛应用于非洲多国的植保作业和农机自动驾驶系统，实现了农业机械的精准控制，降低了人力成本，提高了粮食生产效率。对此，莫桑比克加扎省农业厅厅长拉蒂福指出，“‘北斗+无人机’的精准农业模式是中非农业技术合作的成功尝试，中国的农业技术为莫桑比克在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实现粮食安全目标方面作出重要贡献。”^⑤

总体来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粮食体系高度脆弱的非洲在农业和粮食发展战略上高度契合。这种契合性使中非合作成为国际对非合作的典范，并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朝着积极方向稳步发展。^⑥

（二）中非粮食安全合作面临的现实挑战

非洲粮食安全问题具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逐渐成为全球主要力量博弈的重

-
- ①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中非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合作取得三方面积极进展》，光明网，2024 年 8 月 21 日，https://m.gmw.cn/toutiao/2024-08/21/content_37511608.htm，访问日期：2024 年 8 月 25 日。
- ②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非洲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报告》，中国计划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12 页。
- ③ 翟天昶：《食物供能结构视角下俄乌冲突对非洲粮食安全影响的探析》，《世界农业》2023 年第 8 期，第 26—37 页。
- ④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非洲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报告》，第 13 页。
- ⑤ 《北斗技术推动中非合作提质升级（新时代中非合作）》，《人民日报》2022 年 2 月 11 日，第 3 版。
- ⑥ 叶前林、翟亚超、刘海玉：《“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中非农业合作的困境与出路》，《对外经贸实务》2019 年第 10 期，第 82—85 页。

要舞台。在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以及内外部环境共同影响下，近年来中非粮食安全合作面临着多重挑战。^①

从外部环境来看，美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干涉给中非粮食安全合作带来较大压力。中国在非洲农业与粮食安全领域取得突出成就并作出积极贡献，这不仅巩固了中国在非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比较优势，也促使国际社会更加重视与非洲的粮食安全合作。中国主要从经济、发展及民生福祉等角度看待非洲粮食安全治理，将其视为影响非洲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而美国则从权力博弈的角度看待非洲粮食安全治理，赋予粮食安全广泛的政治、权力和大国竞争意涵，认为“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整个人类”。近年来，随着中非合作持续推进，美西方国家频繁通过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平台干扰中非合作、抹黑中非关系，甚至散布“一带一路”粮农项目引发非洲“债务危机”的虚假言论。^②地缘政治环境恶化和全球大国竞争态势升级，进一步增加了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的不确定性及风险。

从非洲自身情况来看，非洲国家长期面临粮食安全治理的结构性问题，而且粮食安全的复合型风险日趋加剧。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粮食供应的可持续性，还导致复合型风险不断累积。^③

第一，非洲粮食体系的脆弱性突出。粮食体系的脆弱性是指粮食安全所依赖的系统在面对各种风险冲击时，其抵御能力和复原力较弱。具体而言，非洲粮食体系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气候变化是影响非洲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严重削弱了非洲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尤其是在气候条件高度不确定的地区，如撒哈拉以南非洲。近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频繁遭受气象灾害，使本已脆弱的农业生产雪上加霜，数百万人因粮食供应中断而陷入饥荒危机。^④ 预计到2050年，全球范围内因气候变化导致长期饥饿的人口将高达7800万人，其中超过一半将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⑤ 同时，非洲支持农

① 李董林、李春顶：《俄乌冲突下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外溢效应及中国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23年第3期，第132—144页。

② 赵慧芳：《美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报道的话语建构研究》，《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第177—186页。

③ 金晔、林青宁、毛世平：《深化中非农业投资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国际贸易》2022年第10期，第19—26页。

④ “Climate Change and Chronic Food Insecurity in Sub-Saharan Africa,” IMF,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Departmental-Papers-Policy-Papers/Issues/2022/09/13/Climate-Change-and-Chronic-Food-Insecurity-in-Sub-Saharan-Africa-522211>, accessed September 1, 2024.

⑤ Mo Ibrahim Foundation, *The Road to COP27: Making Africa's Case in the Global Climate Debate*, London, July 2022, p. 26.

业发展的制度性资源匮乏,小农户难以获得有力的外部支持来提升气候变化适应力,这进一步加剧了非洲粮食体系的脆弱性。其次,武装冲突对非洲粮食体系构成重大威胁。非洲是世界上冲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奥斯陆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显示,2023 年全球共爆发 59 场武装冲突,其中 28 场发生在非洲,占全球总数的近一半。^① 武装冲突不仅导致粮价高企,还使紧急粮食援助无法及时送达。随着国际粮价上涨,非洲国家不得不将有限的财政资金部分转向粮食采购,导致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等支出被削减,制约了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并引发多国出现粮食抢购风潮和社会恐慌。^② 以苏丹为例,持续的武装冲突严重破坏了国家的农业基础设施,导致粮食贸易和农产品供应中断,农业机械、化肥、种子等价格飙升,最终因农业生产投入不足,农产品产量大幅降低,形成了“粮食不安全—冲突”的恶性循环。^③ 再次,严峻的经济形势削弱了民众的粮食购买力。近年来,非洲地区通货膨胀严重,2023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有 12 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其中津巴布韦通胀率高达 172%,加纳达到 45%,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南苏丹等国也面临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的双重压力,导致民众粮食购买力持续下降。这些问题削弱了非洲国家抵御各类风险、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使非洲粮食体系的不稳定性持续增大。

第二,非洲对外部粮食的高度依赖加剧了粮食安全风险。由于历史原因,许多非洲国家尚未建立起独立的粮食供应体系,粮食供给缺乏内生动力,严重依赖粮食进口和外来援助。2016—2018 年,非洲大陆从外部进口的粮食约占总量的 85%,每年耗资高达 350 亿美元,预计到 2025 年将增长至 1100 亿美元。^④ 关键粮食作物的外部依赖尤为突出,如埃及每年约 80% 的小麦依赖进口,其中半数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埃及面临小麦进口中断,国内粮食价格暴涨,引发社会焦虑和不安。^⑤ 过度依赖国际粮食市场不仅削弱了非洲国家的

① PRIO, “New Data Shows Record Number of Armed Conflicts,” June 10, 2024, <https://www.prio.org/news/3532>, accessed September 2, 2024.

② 李董林、李春顶、蔡礼辉:《俄乌冲突局势下中东和非洲的粮食安全问题:特征、影响和治理路径》,《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22 年第 12 期,第 15—27 页。

③ 《武装冲突满一年!苏丹或陷入“全球最大饥饿危机”》,新华网,2024 年 4 月 15 日, <http://www.news.cn/20240415/0705a97a90ce4f489cbe5ad461800905/c.html>, 访问日期:2024 年 9 月 2 日。

④ “What’s behind Africa’s Skyrocketing Imports yet Increased Production Growth,” The Africa Report, September 2, 2021, <https://www.theafricareport.com/123719/whats-behind-africas-skyrocketing-imports-yet-increased-production-growth/#>, accessed September 5, 2024.

⑤ “Egypt Caps Bread Prices as Shockwaves of Ukraine War Hit Middle East,” CNN, March 3, 2022, <https://edition.cnn.com/2022/03/23/business/mideast-summary-03-23-2022-intl/index.html#>, accessed September 5, 2024.

粮食自主权，还增加了其面对全球供应链波动时的脆弱性，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安全风险。

第三，非洲农业产业链不完善以及市场发育水平低限制了外来投资的流入。非洲农业投资主要受到农业产业链脆弱性、农产品市场发育不足和金融市场不稳定等因素影响。首先，许多非洲国家的农业产业链仍处于初级阶段，产后加工能力薄弱，导致农业产值损失显著且附加值低。其次，各国农产品市场高度分散，消费能力不足，农业生产主要依赖自给自足的小规模农户，剩余农产品仅以初级形式出售，这严重限制了市场需求和规模的发展。此外，由于交通基础设施不足导致运输成本高昂，尽管非洲国家持续推进自由贸易区及区域一体化建设，但受制于贸易政策、海关手续及非关税壁垒等问题，难以有效整合区域农产品市场。

第四，非洲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以及货币和汇率风险，进一步影响了农业投资决策与成本。大多数非洲国家的金融体系缺乏韧性，经济结构单一，容易受到外部风险冲击，货币贬值和高通胀现象频繁发生，外来投资者因此面临较高的风险。

从中非粮食安全合作情况看，虽然已取得诸多成绩，但由于非洲地理范围广大、国家众多，各地区及国家间在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经济基础等方面差异较大，中国对非合作政策的针对性仍显不足，因此合作面临一些制约因素。

第一，中国参与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的主体结构存在不平衡。目前，中非粮食安全合作重点依托中非合作论坛和“一带一路”倡议开展，中国政府在合作机制和平台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①但是，非政府组织、媒体与智库等社会力量的参与度相对较小。相比之下，西方国家通过非政府组织和智库的深度介入，推动粮食援助、理念倡导以及农业技术推广，为非洲粮食安全治理提供了多层次支持。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缺乏国际化经验，在非洲的影响力和行动力有限，导致在社会动员、社区参与和舆论影响等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明显差距。这种主体结构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的全面发展和效率提升。

第二，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缺乏针对性。当前，中国过于关注非洲粮食安全的普遍性问题，而忽视了各国的差异性和具体发展需求。非洲大陆幅员辽阔，各国地理环境与农业资源存在显著差异。尽管大多数非洲国家都面临粮食安全问题，但成因不尽相同，每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挑战都有其特殊性。正因如此，单一的合作模式难以有效解决各国的实际问题。^②以东部非洲为例，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

① 马慧敏、贾丽平：《新发展格局下中非农业合作风险评价与合作对策研究》，《世界农业》2022年第9期，第40—52页。

② 唐丽霞、赵文杰、李小云：《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农业合作的新发展与新挑战》，第3—20页。

长期遭受干旱困扰，导致粮食短缺形势严峻。然而，现有合作模式未能充分重视这些国家对抗旱农业技术的迫切需求，相关援助政策和措施缺乏精准性。在西部非洲，尼日利亚面临极为严重的农业基础设施不足问题，但现有合作框架在交通、粮食仓储及加工设施改进方面的支持力度仍需加强。这些差异化的挑战表明，中非粮食安全合作必须精准识别并积极响应各国的具体诉求，因地制宜调整合作内容，而不是依赖“一刀切”的解决方案。

第三，中非粮食安全合作项目的设计有待优化。首先，项目设计的本土化程度有待提高。目前许多项目依赖中国的技术、管理经验和模式，虽然短期内的确可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但由于缺乏对非洲各国实际情况的深入考量，可持续推进面临不小挑战。同时，本土化人才培养不足，项目实施过度依赖中国技术和管理团队，一旦外部支持减少，项目便难以为继。其次，项目设计中的顶层规划与基层需求存在一定脱节。部分中非粮食安全合作项目更注重提升总体粮食生产能力，忽视了基层农户，特别是小农户和弱势群体的实际需求。考虑到大部分非洲国家的粮食生产依赖小农户，而这些农户往往缺少技术、资金和设备，项目设计没有充分考虑他们的需求，导致粮食分配不均，贫困农户的粮食获取能力依然较低。此外，项目监测和评估机制不够健全。现有中非农业合作项目虽然建立了评估机制，但这些机制比较简单，无法全面跟踪项目的长期影响和可持续性，难以作为未来合作提供有效参考。

（三）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的优化进路

非洲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合作区域。深化中非粮食安全合作既有利于非洲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化解粮食安全危机，也有助于中国增强对世界经济的参与度、提高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强调，中非农业合作为非洲实现粮食安全、粮食自给和维护粮食主权作出积极贡献。中国承诺将帮助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和粮食安全。^②

第一，推动大国在非洲粮食安全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首先，中国应积极探索与欧盟及美国的合作机会，倡导建立共同参与的非洲粮食安全治理机制。通过与发达经济体保持良好互动，增进互信，减少误解，努力在非洲粮食安全合作及

① 叶前林、翟亚超、刘海玉：《“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中非农业合作的困境与出路》，第 82—85 页。

②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摘要）》，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9/content_6972589.htm，访问日期：2024 年 9 月 22 日。

全球粮食治理方面达成更广泛的共识。^① 2021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与法国和德国领导人的视频会议中表示，欢迎两国加入中非共同发起的“支持非洲发展伙伴倡议”，并愿通过三方、四方或多边合作推动非洲的发展与繁荣。深化中欧粮食与农业合作关系，将有助于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更有效地应对粮食危机。^② 此外，为进一步深化农业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中美建立了农业联合委员会机制。2024年1月，中美农业联合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双方就气候智慧型农业、粮食安全、贸易便利化等议题达成多项共识。这表明中美将进一步加强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方面的国际合作与对话。^③

其次，非洲议题应成为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经济合作的桥梁。中国、美国 and 欧盟等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上各具特色，可在非洲粮食安全治理方面实现资源和技术优势互补。中国可依托“一带一路”框架，深化中非与其他国家（组织）的合作，共同构建全球粮食安全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粮食领域的引领者，中国、欧盟和美国应着眼于非洲国家对粮食供应的迫切需求，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成效，支持非洲增强粮食获取能力，并带动更多国际力量参与提高非洲粮食安全水平。^④

第二，在推动全球粮食体系转型进程中，应继续维护和深化中非团结合作。当前，全球粮食体系仍存在诸多不平衡之处。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严重不足，政策和技术标准主要由发达国家制定，这加剧了全球粮食体系的公平性问题。在此背景下，中非双方应加强合作，通过协同努力推动全球粮食体系转型，以改善现有体系的缺陷。

首先，中国可通过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帮助非洲国家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强在粮食安全保障中的主动权，特别是在智慧农业、绿色农业技术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双方可以加强合作。通过在粮食生产、分配和市场化全链条环节中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提升非洲国家的自给能力，减少对进口粮食的依赖，从而显著改善粮食安全水平。

其次，引导非洲国家推广低碳农业，增强农业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力和

① 张宏明：《中国在非洲经略大国关系的战略构想》，《西亚非洲》2018年第5期，第21—41页。

② 《习近平同法国德国领导人举行视频峰会》，新华网，2021年4月1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7105/c_1127625360.htm，访问日期：2024年9月22日。

③ 《中美农业联委会第七次会议在华盛顿召开》，中国农业农村部网站，2024年1月19日，http://www.moa.gov.cn/gbzwfwqjd/xxdt/202401/t20240119_6446302.htm，访问日期：2024年9月22日。

④ 周超：《论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多元主体、双重挑战和整体应对——兼论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意义》，《国家安全论坛》2022年第3期，第77—95页。

抵御力，同时维护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确保粮食安全。^①此外，中非应合作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中的话语权。^②通过在国际组织中加强协作，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同推动更公平的粮食政策制定，确保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现实情况被纳入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中国可以利用其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中的影响力，支持非洲国家争取更多资源和政策支持，并推动发达国家履行在粮食安全领域的资金与技术援助承诺，从而逐步减少全球粮食体系中的不平等现象。^③

第三，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中非粮食安全合作项目，补齐合作短板。中国应进一步加强对社会力量的培育和运用，充分利用企业、智库、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资源，推动多模式的中非民间粮食安全合作。在当前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中非双方应增强城市、企业及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深化各级政府与非洲的合作交流，积极打造中非民间粮食安全合作示范项目，例如中国农业大学在坦桑尼亚实施的“小技术、大丰收”项目。该项目将中国农业技术研发优势与坦桑尼亚的种子资源，土地、气候和农业劳动力资源优势相结合，推广玉米增产技术，带动当地农户增产增收，为中非民间粮食安全合作树立了样板。2021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在致第六届中非民间论坛的贺信中指出，“把中非民间论坛办成加强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纽带、促进中非人民心灵相通的桥梁、践行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共同开创中非民间友好合作新局面。”^④中非双方应积极将粮食安全议题纳入民间合作的重点领域，为粮食安全治理贡献新的力量。为此，应积极倡导并支持民间社会组织“走出去”，助力非洲的粮食和农业产业发展，增强与相关各方的沟通和互信，提高国际社会和非洲当地社会对中非合作项目的认可度，减少对中国的疑虑，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⑤

第四，提升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的针对性。要积极制定更加精准的合作策略，深入分析和回应非洲各国在粮食安全治理中的具体诉求与差异性挑战。^⑥在保持中非粮食安全合作整体性的基础上，应加强对非洲次区域和重点国家粮食安全问

① 朴英姬：《气候变化对非洲粮食安全的多维冲击及其治理》，《西亚非洲》2024 年第 5 期，第 85 页。

② 赵磊：《全球粮食安全与中国特色粮食安全治理》，《当代中国与世界》2022 年第 2 期，第 59—67 页。

③ 黄先明、王奇、肖挺：《疫情冲击下的粮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全球治理》，《国际贸易》2021 年第 6 期，第 47—55 页。

④ 《习近平向第六届中非民间论坛致贺信》，《人民日报》2021 年 11 月 16 日，第 1 版。

⑤ 周瑾艳：《中国对非洲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评析》，《当代世界》2020 年第 4 期，第 72—79 页。

⑥ 张帅：《中国对非粮食安全合作：理念、模式与前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 年第 6 期，第 158—166 页。

题的研究，聚焦不同国家的发展诉求，开展更有针对性的合作。例如，针对东非地区的长期干旱问题，可优先引入中国在抗旱和节水农业领域的先进经验和技術，推广高效节水灌溉系统与耐旱作物的栽培，以减轻干旱对粮食生产的负面影响。对于西非国家，应加大对农业供应链中交通、储存和加工设施的投资力度，在项目设计时进行适当的政策倾斜，提升农业生产和粮食分配能力，从而更好地满足各国的实际需求。

第五，依托现代技术提高非洲粮食体系韧性。中非双方应在智慧农业领域深化合作，推动北斗导航系统、无人机、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在非洲农业中的广泛应用，发展精准农业，减少对传统耕作方式的依赖。同时，技术转移的成功需要进行本地化改造和适应，因此中非应共同建立长期技术培训和人才培养机制，确保农业技术在非洲可持续应用与发展。通过加强对当地技术人员和农业从业者的培训，提升非洲国家的农业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形成具备长期竞争力的农业技术生态系统。此外，构建粮食安全应急管理机制对提升非洲粮食安全体系的抗风险能力至关重要。中非双方应在气候变化适应、灾害防控与粮食储备管理方面加强合作，重点建立气象预警系统、灾害响应机制和区域性粮食储备网络，以应对极端天气和其他突发风险带来的粮食短缺问题。同时，可以探索设立中非粮食安全应急基金，作为应对未来粮食危机的保障机制，进一步增强粮食供应链的韧性。

第六，创新中非粮食安全合作模式，提高粮食安全治理效能。中非应继续秉持开放、包容的合作原则，推动与发达国家在非洲第三方市场的多边合作。通过共享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中国与发达国家可以在非洲农业发展中形成更紧密的协作关系，共同开发非洲农业市场。具体而言，中国可与发达国家联合投资非洲的农业基础设施，推动农田灌溉、储运设施等的现代化，为非洲农业与粮食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通过这一合作模式，将发达国家的先进农业技术与中国的成功发展经验相结合，全面支持非洲国家，提升其粮食生产能力。此外，积极推广粮食安全三方合作模式，吸引更多国际资源和创新解决方案，帮助非洲国家应对粮食安全领域的结构性挑战。同时，加快 2024 年中非合作论坛提出的“十大伙伴行动”之兴农惠民伙伴计划的落实进度，在力所能及范围内进一步向非洲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助力非洲建设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持续派遣农业专家，建设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鼓励中非粮农企业“双向奔赴”投资创业，提高非洲农业产业附加值。

结 语

当前，全球粮食安全形势持续恶化，导致非洲地缘政治格局不断演变，应对粮食危机与社会危机等多重挑战已刻不容缓。在地缘冲突与气候变化等复杂风险交织的背景下，中非粮食安全合作有必要进行战略调整，提前规划未来发展方向。作为以农业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非洲国家应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中紧密合作，共同维护发展权益，坚定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鉴于当前由美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赤字持续上升，中国在推动全球粮食体系转型的进程中，需要非洲国家的积极支持与广泛参与。

在世界粮食危机的持续冲击下，中非合作承载着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零饥饿”目标的重大使命。然而，随着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将大国竞争议程不断引入非洲大陆，粮食安全这一关乎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日益成为大国地缘竞争的焦点。面对这一复杂局势，中国应致力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基于现有的中非粮食安全合作机制，双方应大力倡导合作、包容、共赢的发展理念，持续创新合作模式，加快落实中非粮食安全合作战略规划，切实提升非洲粮食安全治理效能，为全球粮食安全与可持续发展贡献中非智慧与力量。

（责任编辑：陈雅慧）

confrontation of the Cold War. The concept and term "Global South" provide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for us to reassess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the Non – Aligned Movement. By focusing on post – colonial calls for anti – colonial solidarity and a voice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s a group, the origins of the Non – Aligned Movement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anti – colonial movement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marked by the Brussels Conference of 1927. On the basis of anti – colonial solidarity, it propo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independe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olonized countri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Bandung Conference deepened the anti – colonial solidarity of the Brussels Conference and established it in the form of international norms; On the basis of anti – colonial solidarity, the Belgrade Conference established the pursuit of a new world economic order and a departure from the Cold War as the goals of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The Non – Aligned Movement should be seen as part of decolonization. The focus on unity and being a group also proved that the movement transcended traditional neutralism. In addition, this investigation provides a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Global South".

Keywords: The Non – Aligned Movement, Global South, the Brussels Conference, the Bandung Conference, anti – colonialism

Author: Sun Qilong, PhD candidate of Department of World History, School of Humanit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Governance of African Food Security and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Xu Jiali and Zhang Lili

Abstract: From a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standpoint, this paper offer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prevalent circumstances, challenges, and important role of African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in the global food security system. Given its status as the region with the most critical global food security situation, Africa's food security challenges extend beyond mere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have emerged as a focal point for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multifaceted roles that Africa plays within the global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emphasizing that Africa is not merely a important target of governance but also a key force driv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food system. The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 Africa food security cooperation, emphasizing China's crucial role in Africa's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It also analyzes the new challenges facing China – Africa food security cooperation, including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Africa's own insufficient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the need to optimize cooperation models. To tackle these challenges, this paper suggests several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fostering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among major powers concerning African food security issues, deepening the China – Africa friendly cooperation, encouraging the involvement of societal forces,

enhancing targeted collaboration efforts, and innovating cooperation models. These strategies aim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building a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 the new era, and contribute the wisdom and strength of China and Africa to global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Keywords: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African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on food security, food aid.

Authors: Xu Jiali, Assistant Researcher of the Foreign Economic Cooperation Cente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f the PRC (Beijing 100125); Zhang Lili, Associate Researcher of the Foreign Economic Cooperation Cente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f the PRC (Beijing 100125).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 – Africa Cross – Border E – Commerce and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Small but Beautiful” Overseas Warehouse

Cheng Chaochao and Wen Chunhui

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Africa ’ s “ soft connectivity ” and “ hard connectivity of infrastructure ”, cross – border e – commerce platforms such as Jumia have emerged to catering the shopping needs of emerging consumer groups. However, factors such as diversified user demand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high import costs for individual products, and lack of supply chain flexibility are restrict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ross – border e – commerce in Africa.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transition of cross – border e – commerce from high – speed growth to high – quality growth, the “ cross – border e – commerce + overseas warehouse ” model has become the preferred choice for improving logistics efficiency and optimizing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By analyzing the operating entities of African overseas warehouses represented by Kilimall and BUFFALO,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overseas warehouses in this region are facing the problems of lack of coordination in the early regional layout, high mid – term investment costs, low inventory turnover rate and difficulty in localized operation in the later stage. To this end, African cross – border e – commerce can be connected with China ’ s “ the eight major initiatives ” supportlrg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innovative, coordinated, green, open and shared development. African countries can cooperate with China to coordinate regional layout, increase financing support, and adjust operational strategies, jointly build “ small but beautiful ” overseas warehouse projects, and achiev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 – Africa cross – border e – commerce.

Keywords: China – Africa cross – border e – commerce, “ small but beautiful ” overseas warehouse projects,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uthors: Cheng Chaochao, Intermediate Economist of Guangzhou Huali College, Expert in the Third Phase of the Agricult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ject in Ethiopia (Guangzhou 511325); Wen Chunhui,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ina – Africa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Changsha 410125).